

原始台语 *ʔb、*ʔd 声母在德宏傣语的 反映形式*

杨光远 刘建琼

[提要] 李方桂构拟的原始台语 *ʔb、*ʔd 声母在大多数台语支语言中分别表现为 b、d 声母，而德宏傣族语言文字中均没有 b、d 声母。本文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 *ʔb、*ʔd 声母在德宏傣语中的演变历程，认为其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 13 世纪的阿洪傣文来证明德宏傣语存在过 b、d 声母；第二阶段以 15 世纪《百译馆译语》中的德宏傣文文献来证明 b 声母变成了 m，d 声母变成了 n；第三阶段 m 声母在德宏方言的景谷傣语、金平方言以及红金方言的一些傣语中变成了 v，德宏方言区 n 声母变成了 l。

[关键词] 原始台语 *ʔb、*ʔd 声母 德宏傣语 反映形式

一 引言

李方桂构拟的原始台语^① *ʔb、*ʔd 声母在台语各语言中与 b、d 声母有对应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李方桂 (Li 1977:68、107-108、93、129)、梁敏、张均如 (1996:93-95) 等均为原始台语构拟了 *ʔb、*ʔd 以及 *ʔbl/r、*ʔdl/r，但 *ʔbl/r、*ʔdl/r 在西南支台语的傣语、泰语、掸语、老挝语等语言中均并入 *ʔb、*ʔd。此外，李方桂 (Li 1977:66-68、104-109) 根据暹罗 (泰) 语、龙州 (壮) 语、剥隘 (布依) 语的材料，构拟了原始台语的声母：

*b->p->ph- (双数调) *ʔb->b->m- (单数调)
*d->t->th- (双数调) *ʔd->d->n- (单数调)

李方桂 (2011:154) 指出，不少傣语方言保留着 b、d 声母，如西傣方言和红金方言马关傣语中这两个音在发音时带紧喉成分，并伴随轻微的吸入音特征。陈忠敏 (1991) 指出，傣语 (德傣) 原始台语 *ʔb、*ʔd 演变为 m、l，原始台语 *ʔb、*ʔd 声母字在泰文里清楚地用两套文字符号表示。梁敏、张均如 (1996:93) 也指出，壮、傣等语言里 ʔb、ʔd 的变化往往是成对的、趋向一致的，要么分别变成鼻音 m、n，要么分别变成通音 v、l。邢凯 (1999) 将侗台语族前置喉塞音的声类归纳为 9 类：①浊辅音前仍保持先喉塞音，如武鸣壮语、莫语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缅泰老越印度六国跨境傣泰语言比较研究 (17ZDA31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如有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① 本文中“台语”指汉藏语系侗台语族台语支。

ʔban³ “村庄” (莫语有 ʔb、ʔd 和 b、d 的对立); ② 丢失前置 ʔ- 变纯浊音, 如泰语 bai² “叶子”、doŋ¹ “树林”; ③ 浊塞音变相应的鼻音、边音, *ʔb > m、*ʔd > n~l, 如邕宁壮语 mam⁵ “村庄”、德宏傣语 lai³ “得到”; ④ 带先喉塞音的浊塞音 *ʔb 变成相应的带先喉塞音的鼻音, 如佯僂语 ʔmun¹ “天”; ⑤ *ʔd 变成舌尖前的通音 r~z, 如佯僂语 rai⁵ “山野”、姚哨语 zai³ “买”; ⑥ *ʔb 变唇浊擦音 v~w, 如傣拉语 vam³ “村庄”、拉珈语 wie⁵ “肩膀”; ⑦ *ʔb、*ʔd 变相应清塞音的例子很少; ⑧ 丢失主要辅音, 保留前置 ʔ- 的情况很少; ⑨ 变舌面塞音或塞擦音的字极少, 且不成系统, 都来自原始语的 *ʔj- 声母。周耀文、罗美珍 (2001:15、33) 指出, 版纳方言和红金方言马关土语还保留 b、d (马关还有个别读 g)^①, 其他地方一律是 b 变为 m 或 v, d 变为 l。金平勐拉新勐傣语老年人保留 b、d, 年轻人 b 变为 v、d 变为 l, 中年人则 b 与 v、d 与 l 自由变读。覃晓航 (2005) 指出, 壮语声母 ʔb 和 ʔd 在各方言土语中有 v 和 r、m 和 l、m 和 n 三组变体。与此相仿, 曾晓渝 (2013) 指出, 水语声母 ʔd- 有 *ʔd- 和 *kl- 两种历史来源, 并解释了 *kl->(kd-/ʔl-)>ʔd- 的特殊音变。曾晓渝 (2014) 认为丙种本《百夷馆译语》依据的主要是德宏傣语方言, 400 年前傣语已经或正在发生 ʔb->b->m-、ʔd->d->l-、n->l- 的音变。

上述已有研究对原始台语 *ʔb、*ʔd 声母的来源及其在现代台语各语言中的对应形式进行了探讨。通过前贤们的研究可以看出, 原始台语 *ʔb、*ʔd 一般出现在单数调, *ʔb 变成鼻音 m 或通音 v, *ʔd 变成鼻音 n 或边音 l。从中可以看出演变的结果, 但演变过程却不是很清楚, 尤其看不出原始台语 *ʔb、*ʔd 声母在德宏傣语 (以下简称“德傣语”) 中具体的反映形式。由于现代德傣语无 b、d 声母, 同语支其他语言的 b、d 声母分别与现代德傣语的 m、l 声母相对应, 只能通过文献及同源词比较来探讨演变路径。笔者认为, 13 世纪的印度阿洪傣文及 15 世纪《百译馆译语》中的德宏傣文文献是反映该时期德傣语的珍贵语料。通过对这两个时期德宏傣文文献的研究, 可以窥探原始台语 *ʔb、*ʔd 声母在不同时期德傣语中的反映形式。

二 从阿洪傣文看 *ʔb、*ʔd 声母在德傣语中的反映形式

(一) 阿洪傣文与德宏傣文的渊源关系

据国内外史料记载, 阿洪傣族首领召思嘎法于 1215 年自我国德宏地区“勐卯弄”^②迁徙, 历经 13 年到达印度的阿萨姆邦, 大约在 1228 年, 建立了“勐伦顺罕”^③王国。对这段历史, 《勐卯弄傣族历史研究》(德宏州傣学学会 2005:233-237) 引用国内外学者的大量论著、观点和资料, 阐述了阿洪傣族迁徙自德宏瑞丽, 并在迁徙时带去了傣族的文字, 最著名的就是用阿洪傣文书写的 42 代国王的编年史《阿洪姆兰基》。张公瑾 (1991:169) 认为: “德宏傣文 (傣那文) 在形式上是一种富于独创性的文字, 它与傣绷文极为接近, 但却方形化了。德宏傣文与印度北部的阿霍姆文最为接近。”泰国学者列努·威查辛 (เรณู วิชาติศิลป์ 1996:13) 认为, 阿萨姆邦阿洪傣文同“勐卯”傣文应是同源文字, 都是由缅甸南部的古代孟族文字演变而来的。后来由于迁徙的原因, 二者文字形体都发生了变化, 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但相同之处仍占多数。阿洪傣文与德宏老傣文大同小异, 形体上的差异主要是手写体的不同。

^① b 和 d 分别来源于 ʔb、ʔd, 出现在单数调, 属于阴声调; g 出现在双数调, 属于阳声调。版纳方言有一些带 b、d 声母的词出现在双数调, 与各点都不同源。

^② 意为“大勐卯”, 指现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一带。

^③ 意即“金子般的家园”。

(二) 阿洪傣语的声母

罗美珍(1995)指出,阿洪傣语共有 p、ph、b Δ 、bh Δ 、m、t、th、d Δ 、dh Δ 、n、l、ts、s、n Δ 、j、jh Δ 、k、kh、g Δ 、gh Δ 、ŋ、r Δ 、ʔ、h 24 个声母。其中,标三角形符号“ Δ ”的 9 个声母,即 b、bh、d、dh、n、jh、g、gh、r,在现代德傣语里没有。由此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部分声母不是阿洪傣语固有词声母,有可能是借词声母,如 bh、dh、jh、gh;二是阿洪傣语中 b、d、n、g、r 古声母发生了变化,现代德傣语里已经没有这些声母,只能通过语言比较寻找其对应规律。

1. *ʔb 声母:阿洪傣语为 b,现代西傣语、泰语亦为 b,与德傣语的 m 对应。例如^①:

原始台语声母	阿洪傣文	阿洪傣语 ^②	西傣语	泰语	德傣语	词义
ʔb		bɔ ⁵	bau ⁵	bɔi ³	ma:u ⁵	没有
	ʔb	ba:n ¹	ba:n ¹	ba:n ^{2/1}	—	开(花)
*ʔb	ʔb	ba:n ³	ba:n ³	ba:n ³	man ³	村
	ʔb	ba:ŋ ¹	ba:ŋ ¹	ba:ŋ ^{2/1}	maŋ ⁶	薄
	ʔb	bin ¹	bin ¹	bin ^{2/1}	men ⁶	飞
	ʔb	bɔ ⁵	bɔi ⁵	bɔi ⁵	mo ⁵	井
	ʔb	bip ⁷	bip ⁷	bi:p ⁹	mip ⁷	挤压

2. *ʔd 声母:阿洪傣语为 d,现代西傣语、泰语亦为 d,与德傣语的 l 对应。例如:

原始台语声母	阿洪傣文	阿洪傣语	西傣语	泰语	德傣语	词义
ʔd		dip ⁷	dip ⁷	dip ⁷	lip ⁷	生(熟)
	ʔd	dən ¹	dən ¹	du:an ^{2/1}	lən ⁶	月
	ʔd	din ¹	din ¹	din ^{2/1}	lin ⁶	土
	ʔd	di ¹	di ¹	di: ^{2/1}	li ⁶	好
*ʔd	ʔd	dɔi ¹	dɔi ¹	dɔi: ^{2/1}	loi ⁶	山
	ʔd	du: ¹	du: ¹	du: ^{2/1}	lu ⁶	看
	ʔd	da:u ¹	da:u ¹	da:u ^{2/1}	la:u ¹	星星
	ʔd	da:p ⁹	da:p ⁹	da:p ⁹	lap ⁹	剑
	ʔd	dut ⁹	dut ⁹	du:t ⁹	lut ⁹	吸

从上文可以看出,原始台语的 *ʔb、*ʔd 声母在阿洪傣语、现代西傣语、泰语中分别为 b、d,分别与德傣语的 m、l 相对应。阿洪傣族是 13 世纪从中国德宏迁徙过去的,阿洪傣语有 b、d 声母。据此,德宏傣语在 13 世纪也应有 b、d 声母。

三 从《百译馆译语》中的德宏傣文文献看 *ʔb、*ʔd 声母在德傣语的反映形式

从本文文献综述部分可看出,前贤们较一致的看法是:*ʔb、*ʔd 声母分别变为 b、d,而 b 在有的地方变为 m(甚至是 v)的演变路径比较清晰;但 d 变为 l 的过程中,是否还经过了

^① 本文阿洪傣文、傣语语料来源于印度阿萨姆邦学者格林·普甘(Grin Phugon)、麦德尼·莫罕(Medini Mohan)提供的书籍和资料;西傣语、泰语、德傣语语料引自杨光远(2007)。

^② 阿洪傣语的声调参照原始台语声母和声调的关系来标调类。

n 的问题似乎没有明确定论。下文借助《百译馆译语》中的德宏傣文文献来论证该问题。

(一)《百译馆译语》的背景

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均设有联络、接待外国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往来信使的专门机构，明代称作“四夷馆”和“会同馆”，清代合并两馆，改称“会同四译馆”。这些机构出于日常翻译参考和培养生员的需要，编写了一批汉语与外国语或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对译的辞书，后世统称“华夷译语”。其中，《百夷馆译语》编纂于 1469 年，《八百译语》编纂于 1511 年。现所见明同文堂钞本影印本《百译馆译语》字体古朴，与《百夷馆译语》属于同一时期。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译语中，属于云南傣文系统的有《耿马译语》《镇康译语》《孟卯译语》《潞江译语》《南甸译语》《湾甸译语》《芒市译语》《孟连译语》《干崖译语》《猛麻译语》《猛緬译语》《僂译语》《车里译语》共 13 种。除《车里译语》的文字属于西双版纳老傣文外，其余 12 种译语所使用的文字都属于德宏老傣文，但又掺杂有傣绷文字母和西双版纳经典文字字母，彼此有同有异，是了解德宏傣文的演变过程及从分散走向统一的重要材料(张公瑾 2013)。


本文参考的版本是《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6》中的《百译馆译语》(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 1990:615-663)。此译语内分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人事、人物、身体、宫室、器用、饮馔、衣服、颜色、珍宝、数目、通用共 16 门，收 674 个字，每个字右边为傣文，中间为意译汉字，左边为傣文的注音汉字。


阿洪傣文与《百译馆译语》中德宏傣文的相同点如下。第一，一个元音字母可以表示多个元音，如 i 元音可以在带上韵尾时表示 i、e、ε 元音，ə 元音可以在带上韵尾时表示 ə、u 元音。第二，每个字(音节)写完时须往右上角划一笔，表示隔音符号。第三，k 声母的写法两者一致，但有别于现在通行的老傣文字母；韵尾 -ŋ 均开口朝右写，而现在是开口朝下竖着写。第四，无声调符号，因此，在读老傣文时需要通过上下文语境来认读。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两种文字的不同之处。

(二)《百译馆译语》德傣语的声母


《百译馆译语》中的德傣语共有 20 个声母，即 p、t、ts、k、ʔ、ph、th、tsh、kh、s、x、h、m、n、ɲ、ŋ、l、r、w、j。可以看出 b、d 声母已消失，原始台语的 *ʔb、*ʔd 声母在 15 世纪的德宏傣文中已分别演变为 m、n 声母。


1. 原始台语的 *ʔb 声母，在《百译馆译语》的德宏傣文文献中演变为 m 声母。例如：

“40-  -nam mɔ-喃磨”^①：词义“井”，其中 nam “喃”意为“水”；

“52-  -man na-蛮那”：词义“村”，其中 na “那”意为“田”；



“148-  -mau-茂”：词义“叶”；

“418-  -ma-抹”：词义“肩”；

“659-  -maŋ-忙”：词义“薄”。

上例在西傣语、泰语、武鸣壮语中均为 b 声母，邕宁壮语与德傣语均为 m 声母。例如：

“井”：西傣语、泰语为 bɔː⁵，武鸣壮语为 bo^{5②}，邕宁壮语为 mo⁶；

^① 数字为该词条在《百译馆译语》中出现的次序，国际音标为傣文的转写，汉字为傣文的注音汉字。如“40-  -nam mɔ-喃磨”，即“井”在《百译馆译语》中为第 40 个词条，傣文书写为 ，傣文国际音标转写为 nam mɔ，注音汉字为“喃磨”。全文均按此体例。

^② 本文武鸣壮语、邕宁壮语的语料来源于梁敏、张均如(1996)。

“村”：西傣语为 bam^3 ，泰语为 mur^5bam^3 ，武鸣壮语为 bam^3 ，邕宁壮语为 man^5 ；

“叶”：西傣语为 bai^1 ，泰语为 $bai^{2/1}$ ，武鸣壮语为 bau^1 ，邕宁壮语为 mai^1 ；

“肩”：西傣语、泰语、武鸣壮语为 ba^5 ，邕宁壮语为 ma^6 ；

“薄”：西傣语为 $baŋ^1$ ，泰语为 $baŋ^{2/1}$ ，武鸣壮语为 $baŋ^1$ ，邕宁壮语为 $maŋ^1$ 。

从上述例词来看，原始台语的 *ʔb 声母在《百译馆译语》的德宏傣文文献中已归并到 m 声母，且注音汉字也是 m 声母字。这说明在明代或明代以前，德傣语的 b 声母就已经并入了 m 声母。现代西傣语、泰语、武鸣壮语仍保留 b 声母。

2. 原始台语的 *ʔd 声母，在《百译馆译语》的德宏傣文文献中演变为 n 声母。例如：

“6--nən-楞”：词义“月”；

“8--nau-鬧”：词义“星”；

“42--noi-賴”：词义“山”；

“218--nu-奴”：词义“看”；

“595--nam-爛”：词义“黑”；

“652--ni-膩”：词义“好”^①。

上例在西傣语、泰语、武鸣壮语中均为 d 声母，邕宁壮语与德傣语均为 n 声母。例如：

“月”：西傣语为 $dən^1$ ，泰语为 $du:an^{2/1}$ ，武鸣壮语为 $duən^1$ ；

“星”：西傣语为 $da:u^1$ ，泰语为 $da:u^{2/1}$ ，武鸣壮语为 $de:u^1$ ，邕宁壮语为 neu^1 ；

“山”：西傣语为 $dəi^1$ ，泰语为 $dəi^{2/1}$ ，武鸣壮语为 doi^1 ，邕宁壮语为 noi^1 ；

“看”：西傣语为 $du:1$ ，泰语为 $du:^{2/1}$ ；

“黑”：西傣语、武鸣壮语为 dam^1 ，泰语为 $dam^{2/1}$ ，邕宁壮语为 nam^1 ；

“好”：西傣语为 $di:1$ ，泰语为 $di:^{2/1}$ ，武鸣壮语为 dai^1 ，邕宁壮语为 nei^1 。

原始台语 *ʔd 声母在《百译馆译语》的德宏傣文文献中已演变为 n 声母，除 6、42、595 词条的注音汉字为 l 声母字外，8、218、652 词条的注音汉字仍为 n 声母字。说明在 15 世纪时，德傣语的 d 声母已完成了向 n 声母的演变。现代西傣语、泰语、武鸣壮语仍保留 d 声母。

由于 *ʔd 声母在德傣语中已演变为 n 声母，其字母的写法与早期 n 声母字完全相同。《百译馆译语》中 n 声母和 -n 韵尾的写法可以佐证。例如：

《百译馆译语》	西傣语	泰语	武鸣壮语	邕宁壮语	词义
31--na-那	$na:2$	$na:2$	$na:2$	$na:2$	田
54--nam-喃	nam^4	nam^4	nam^4	ram^4	水
87--nau-鬧	$na:u^1$	$na:u^1$	—	—	冷
213--nu-奴	$nu:1$	$nu:1$	nau^1	nou^1	鼠
658--na-孛	$na:1$	$na:1$	$na:1$	$na:1$	厚
246--naŋ-曩	$naŋ^6$	$naŋ^3$	$naŋ^6$	$naŋ^6$	坐
432--naŋ-曩	$naŋ^1$	$naŋ^1$	—	—	皮

《百译馆译语》中德宏傣文 -n 韵尾与 n 声母的写法完全一致，-n 韵尾的写法反证了 n 声母的写法。例如：

^① 在《百译馆译语》中词义为“善”。

《百译馆译语》	西傣	泰语	词义
4- ⁴ phon-忿	fun ¹	fon ¹	雨
85- ⁵ jen-印	jin ¹	jen ⁶	凉
219- ⁵ han-汗	han ¹	hen ¹	见
243- ⁵ nɔn-暖	nɔn ²	nɔn ²	卧
244- ⁴ phan-反	fan ¹	fan ¹	梦
431- ⁵ ʔen-印	ʔin ¹	ʔen ²	筋
548- ⁵ wan-挽	van ¹	van ¹	甜
630- ⁵ mu:n-悶	mu:n ¹	mu:n ⁵	万

从《百译馆译语》中的德宏傣文文献可看出，原始台语 *ʔb、*ʔd 声母在 15 世纪的德傣语中分别为 m、n 声母，与现代西傣语、泰语、武鸣壮语 b、d 声母对应。

四 *ʔb、*ʔd 声母在德傣语中的演变路径

汉藏语系侗台语族的声调系统与其古声母类别有密切的关系。侗台语的 A、B、C、D 四个调类，后来因声母清浊不同而各分为二，成为八个调类。其中单数调（也称阴调）的音节，其声母均为清声类；双数调（也称阳调）的声母均为浊声类（梁敏、张均如 1996:816）。德宏老傣文包括阿洪傣文属于“单组字母”文字（只有一套声母），无声调符号，文字的声调只能根据上下文语境来认读。而西双版纳老傣文、泰文以及老挝文属于“双组字母”文字。如西傣文声母分为高辅音和低辅音两组，高辅音即古清声母类别，低辅音即古浊声母类别；泰文、老挝文声母分为高、中、低三组，高、中组辅音为古清声母类别，低辅音为古浊声母类别。上述 b、d 声母的字在西傣语中均为高辅音声母，泰语、老挝语为中辅音声母，变成中辅音声母是声母二次分化的结果。正如张均如（1980）所言，北部台语以及泰语的一些方言里，先喉塞音 ʔb、ʔd 声母对声调还有较为特殊的影响，使声调产生二次分化；而先喉塞声母 ʔb、ʔd 在德傣语和邕南、天等一带的壮语中目前都已并入 m、n（或 l）等声母。

纵观前贤对台语 *ʔb、*ʔd 声母演变的研究与观点，以及台语支各语言的实际，*ʔb、*ʔd 的演变基本上分化为两种类型。一是原始台语 *ʔb、*ʔd 声母前喉塞弱化，在台语支部分语言中保留 b、d 声母，如泰语、老挝语、西傣语、龙州壮语等；二是在傣语德宏方言、金平方言、红金方言的一部分和缅甸掸语等语言中，*ʔb 则演变为 m、v，*ʔd 演变为 n、l 等声母。

从 *ʔb、*ʔd 声母在 13 世纪阿洪傣文和 15 世纪《百译馆译语》中德宏傣文的反映形式来看，可将原始台语 *ʔb、*ʔd 声母在德傣语中的演变路径归纳如下。

（一）原始台语 *ʔb 声母在德傣语中的演变路径

原始台语 *ʔb 声母在德傣语中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3 世纪的阿洪傣文文献中阿洪傣语保留着 b 声母。如：ꨀꨣ [bɔ⁵]“没有”、ꨀꨣ [bam^{6/1}]“开（花）”、ꨀꨣ [ban³]“村”、ꨀꨣ [bin^{6/1}]“飞”、ꨀꨣ [bɔ⁵]“井”、ꨀꨣ [bip⁷]“挤压”等。

第二阶段：b 声母在 15 世纪《百译馆译语》的德宏傣文文献中已演变为同部位的鼻音声母 m。如第 52 个词条“村”，转写为 man na，注音汉字为“蠻那”（读音应为 ma:n³na:²）等。

由于 *ʔb 变成了 b，b 并入 m，属于合并，没有增加新的音位，而是 b 音位的彻底消失。在此有必要区分出哪些声母为原有的 m，哪些为原 b 并入 m 的。原有的 m 声母可分成两类。

一类是古清声母 m, 声调为单数调, 如: “狗”, 德傣语、西傣语、泰语为 ma¹; “完、了结”, 德傣语、西傣语、泰语均为 mot⁷; “猪”, 德傣语、西傣语为 mu¹, 泰语为 mu¹。另一类是古浊声母 m, 声调为双数调, 如: “来”, 德傣语、西傣语、泰语为 ma²; “树”, 德傣语、西傣语、泰语为 mai⁴; “马”, 德傣语、西傣语、泰语为 ma⁴。德傣语原 b 并入 m 的, 西傣语和泰语不变, 仍为 b, 如: “肩膀”, 德傣语为 ma⁵, 西傣语、泰语为 ba⁵; “村子”, 德傣语为 maⁿ³, 西傣语、泰语为 baⁿ³; “薄”德傣语为 maⁿ^{6/1}, 西傣语为 baⁿ¹, 泰语为 baⁿ^{2/1}; “丝瓜”德傣语为 mo^p⁹, 西傣语为 bo^p⁹, 泰语为 bua^p⁹; “水井”德傣语为 mo⁵, 西傣语、泰语为 bo⁵。

第三阶段: 来源于 *ʔb 声母的 m, 在德宏州各县的德傣语方言中为 m 声母, 而景谷傣语为 v 声母, 如 (ho¹) va⁵ “肩膀”、vaⁿ³ “村子”、vau³ “哑巴”等。孟连、金平、元阳、元江、绿春等地的傣语也为 v 声母, 如:

景洪	芒市	孟连	金平	元阳	元江	绿春	词义
bin ¹	men ⁶	ven ⁶	vin ¹	vin ¹	ven ¹	vi ²	飞
bai ¹	mau ⁶	va ⁶	viu ¹	vau ¹	vau ¹	vai ¹	叶
bo ¹	mo ⁵	vo ⁵	vo ⁵	vo ⁵	vo ⁵	vo ⁵	井

从上述同源词来看, 德傣语的 m 声母同景谷、孟连、金平、绿春等地傣语的 v 声母有对应关系, 说明 m 声母向 v 声母的演变是一个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与潘悟云先生^①所说的汉语中古重唇变轻唇的规则相似, 其整体规则为:

pjV>f phjV>f bjV>v mjV>mj>v

其中 V 是央、后元音, 有些方言则从 v 变成 w。

本文所涉及的是德傣语 m 声母与 v 声母的对应关系及 m 声母向 v 声母发展的趋势, 这一情况符合 “bjV>v、mjV>mj>v”, 有些方言则从 v 变成 w。潘悟云的这个规则说明, 声母 m 往前发展就变成了 v (w), 而不是反过来。

(二) 原始台语 *ʔd 声母在德傣语中的演变路径

原始台语 *ʔd 声母在德傣语中的演变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3 世纪的阿洪傣文文献中阿洪傣语保留 d 声母。如: ꨀꨣ[dip⁷] “生(熟)”、ꨀꨣ[don¹] “月”、ꨀꨣ[din¹] “土”、ꨀꨣ[di¹] “好”、ꨀꨣ[doi¹] “山”、ꨀꨣ[da:p⁹] “剑”、ꨀꨣ[du⁷] “吸”等。

第二阶段: d 声母在 15 世纪《百译馆译语》的德宏傣文中已演变为同部位的鼻音声母 n。如第 6 个词条 “月”, 转写为 nən, 注音汉字为 “楞”等。

由于 *ʔd 演变为 d, d 演变为 n, n 并入 l, 在此有必要区分出哪些声母为原有的 l, 哪些为原 n 并入 l 的。原有的 l 声母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古清声母的 l 声母, 声调为单数调, 如: “掉落、褪色”, 德傣语、泰语为 lon⁵, 西傣语为 lun⁵; “背后”, 德傣语、西傣语、泰语为 laⁿ¹; “闭(眼)”, 德傣语、西傣语、泰语为 la^p⁷; “多”, 德傣语、西傣语、泰语为 lai¹。另一类是古浊声母的 l 声母, 声调是双数调, 如: “风, 气”, 德傣语、泰语为 lom², 西傣语为 lum²; “车轮”, 德傣语、西傣语为 lo⁴, 泰语为 lo⁴; “偷”, 德傣语、西傣语、泰语为 lak⁸。德傣语原 n 并入 l 的, 西傣语和泰语仍为 n, 也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古清声母的 n, 声调为单数调, 如: “重”, 德傣语为 lak⁷, 泰语、西傣语为 nak⁷; “皮”, 德傣语为 laⁿ¹, 泰语、西傣语为 naⁿ¹;

^① 2023 年 8 月 16 日, 本文第一作者就傣语的这一语音现象请教潘悟云先生, 潘先生认为这与中古汉语的语音变化规律基本相同。

“厚”，德傣语为 la¹，泰语、西傣语为 na¹；“老鼠”，德傣语为 lu¹，泰语、西傣语为 nu¹。一类是古浊声母的 n，声调为双数调，如：“鸟”，德傣语为 lok⁸，泰语、西傣语为 nok⁸；“水”，德傣语为 lam⁴，泰语、西傣语为 nam⁴；“长久”，德傣语为 lam²，泰语、西傣语为 nam²；“田”，德傣语为 la²，泰语、西傣语为 na²。

第三阶段：虽然德宏老傣文一直按照正统的 n 声母来书写，但口语中已说成了同部位的边音声母 l。因为老傣文重视“正统”的观念，往往强调的是保持原来的写法，并尽量按原来的读音来发音。

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对傣语的 n、l 声母进行了研究。罗常培和邢庆兰 1944 年记录整理了云南莲山（今盈江县内）的傣语，《莲山摆彝语文初探》“罗序”（罗常培、邢庆兰 1950:1）指出：“（莲山摆彝语）n- 和 l- 在文字上有区别，发音人读拼音时可以分得出来，可是在词汇对话里就常常换读。大致说来，读 l- 的次数比读 n- 的次数多；在鼻音尾 -n、-m、-ŋ 的前头往往读 n-，在两字连读第一字也是鼻音尾时，这种可能性更大。”由此看来，这一时期 n 向 l 的演变已基本完成。周耀文等（1981）认为，德宏傣文原用声母 [n] 和 [l] 对立，现德宏口语 [n] 已混入 [l]，[n] 只做韵尾。现用傣文声母 [n] 也只用来拼写汉语借词，不拼写傣语古声母 [n]。周耀文、罗美珍（2001:21）指出，现代德傣语芒市话里已没有舌尖前鼻音声母 n，原为 n 声母的字，现已并入边音 l，如 la:³ “脸”、lok⁸ “鸟”、lɔk⁸ “外边”等。

来源于 *ʔd、n 的声母在现代德傣语中已全部归入了 l 声母。只能通过德宏傣文文献及亲属语言的比较这两个途径来了解其演变轨迹，因为除了德傣语外，其他地方的傣语很少有 n 归并到 l 的情况。

五 结 语

本文以 13 世纪印度阿洪傣文文献和 15 世纪《百译馆译语》中的德宏傣文文献为语料，并结合现代语言、方言材料，探讨原始台语 *ʔb、*ʔd 声母在德傣语中的反映形式。其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印度阿洪傣文与德宏傣文的渊源来看，13 世纪的德傣语存在 b、d 声母；第二阶段：从《百译馆译语》中德宏傣文文献的声母来看，15 世纪《百译馆译语》中的德宏傣文 *ʔb、*ʔd 已经分别演变为 m、n 声母，标志着这一时期 b、d 声母在德傣语中已消失；第三阶段即现代，*ʔb 在德傣语中为 m，但在德宏方言的景谷、孟连，金平方言，红金方言的元阳、元江、绿春等地的傣语中均为 v 声母；*ʔd 在德宏地区的傣语中为 l，而同一方言的临沧耿马县、普洱景谷县、孟连县等地则为 n。语言事实充分说明，*ʔb 和 *ʔd 的演变链为：*ʔb→b→m→v，*ʔd→d→n→l。

原始台语 *ʔb、*ʔd 声母在德傣语中的演变路径与李方桂（Li 1977:66-68、104-109）构拟的早期台语声母单数调 *ʔb->b->m-、*ʔd->d->n- 演变链相吻合，也能印证梁敏、张均如（1996:93）壮、傣语言里 ʔb、ʔd 要么分别变成鼻音 m、n，要么分别变成通音 v、l，以及邢凯（1999）浊塞音变相应的鼻音、边音，*ʔb>m、*ʔd>n~l 等相关研究的观点。

洪波（1991）指出，现代台语带先喉塞音的全浊声母 ʔb 和 ʔd 在不少方言中出现变异。从系统的观点来看，ʔb 和 ʔd 的变异是由系统结构不平衡引起的，ʔb 和 ʔd 在原始台语里与不带先喉塞音的全浊声母 b、d 构成对立均衡。ʔb 和 ʔd 的变异过程是词汇扩散。覃晓航（2005）指出，壮语声母 ʔb 和 ʔd 在各方言土语中有 v 和 r、m 和 l、m 和 n 三组变体，其中第一组变

体是复辅音分化而成，第二组和第三组则是语言接触、音变规律所使然：即ʔb和ʔd与“n、l相混”的语言接触时分别变成m和l；与“n、l不相混”的语言接触时分别变成m和n。

关于*ʔb、*ʔd在德傣语中的演变原因，前人的一些相关研究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朱晓农（2006）指出，ʔb、ʔd在语音上实现为内爆音[b̥、d̥]。朱晓农、寸熙（2006）认为，内爆音向同部位的鼻音或边音转变，是由于听感方面的相似引起的。寸熙（Cun 2004）所做的听感实验中，双唇内爆音b̥和鼻音m之间的混淆率为50.2%；d̥与l的混淆率为34.5%，与n的混淆率为42.7%。内爆音和鼻音在听感上很容易相混。韦名应（2017:184-199）进一步指出：内爆音的弱化，如果是发生了僵化/嘎裂化，则很可能变为同部位的鼻音；如果只是持阻期间的振幅变小或时间变短，则变为清爆发音的可能性较大，如桂东壮语中新老派b̥/p变读。原始台语*ʔb、*ʔd在德傣语中演化（弱化）的第一阶段，可能也经历了僵化/嘎裂化的阶段，如目前泰语中僵化的内爆音（朱晓农 2010:99），然后才变为鼻音。因此，前文的音变过程可以补充语音细节：*ʔb→b̥[b̥/b̥]→m→v，*ʔd→d̥[d̥/d̥]→n→l。

总体来看，德傣语中b、d声母的演变是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共同影响的结果。外部原因是由于德宏地区历史上交通较为便利，经贸比较活跃，进入德宏地区的外地流动人口较多，语言上受到了汉语及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内部原因则是声母往往朝着发音部位相同或临近、容易发音的部位演变。

参考文献

-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1990.《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百译馆译语》，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 陈忠敏. 1991.《论台语声母ʔb、ʔd的演变》，《民族语文》第4期。
- 德宏州傣学学会编. 2005.《勐卯弄傣族历史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洪波. 1991.《台语声母ʔb、ʔd的变异》，《民族语文》第1期。
- 李方桂. 2011.《李方桂全集8·比较台语手册》，丁邦新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梁敏、张均如. 1996.《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罗常培、邢庆兰. 1950.《莲山摆彝语文初探》，北京：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 罗美珍. 1995.《印度阿洪语文和我国傣语文的关系》，《民族语文》第4期。
- 覃晓航. 2005.《从壮语ʔb和ʔd的多元变体看语触音变规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
- 韦名应. 2017.《侗台语送气音难题新探：壮语北部方言视角》，北京：民族出版社。
- 邢凯. 1999.《侗台语族带前置喉塞音的声母》，《民族语文》第1期。
- 杨光远. 2007.《十三世纪傣泰语言的语音系统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曾晓渝. 2013.《水语浊塞音声母的内部差异及演变》，《民族语文》第2期。
- 曾晓渝. 2014.《丙种本〈百夷译语〉语音现象初探》，载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编《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第13-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公瑾. 1991.《傣文渊源及其近亲文字》，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三集）第165-179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张公瑾. 2013.《〈华夷译语〉中的傣族文字》，载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编《张公瑾文集（卷二）》第553-562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张均如. 1980.《原始台语声母类别探索》，《民族语文》第2期。
- 周耀文、方伯龙、孟尊贤. 1981.《德宏傣文》，《民族语文》第3期。

- 周耀文、罗美珍. 2001. 《傣语方言研究（语音 词汇 文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朱晓农. 2006. 《内爆音》，《方言》第 1 期。
- 朱晓农. 2010. 《语音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晓农、寸熙. 2006. 《试论清浊音变圈——兼论吴、闽语内爆音不出于侗台底层》，《民族语文》第 3 期。
- Cun, Xi. 2004. *The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Implosives in Wuyang Dialect*. MPhil thesi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Li, Fang-Kuei.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Hawai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เรณู วิชาศิลป์. 1996. พงศาวดารไทอาหม. บริษัทอมรินทร์พริ้นติ้ง แอนด์ พับลิชชิ่ง จำกัด กรุงเทพฯ (列努·威查辛. 1996. 《阿洪姆兰基》，曼谷：阿玛林印刷出版有限公司)。

Correspondences of Proto-Tai Initials *ʔb and *ʔd in Dehong Dai

YANG Guangyuan and LIU Jianqiong

[Abstract] In most modern Tai languages, the proto-Tai initials *ʔb and *ʔd reconstructed by Li Fang-Kuei develop into /b/ and /d/ respectively, which are absent from both the spoken and written forms of the Dehong dialect, or Dehong Dai, of the Dai language. In this paper, we adopt an empirical method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the *ʔb and *ʔd initials in Dehong Dai. We propose that the evolution of *ʔb and *ʔd in Dehong Dai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they have become *b* and *d* initials, which can be attested in the 13th century literature written in the Ahong Dai script; in the second stage, the two proto-initials have further developed into initials *m* and *n*, as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15th century document *Baiyiguan Yiyu* written in the Dehong Dai script; and in the third stage, the *m* initial evolves into the *v* initial in the Jinggu variety of Dehong Dai, Jinping Dai and some varieties of Hongjin Dai, and the *n* initial becomes the *l* initial in the dialectal area of Dehong Dai.

[Keywords] Proto-Tai *ʔb and *ʔd initials Dehong Dai correspondences

(通信地址: 650500 昆明 云南民族大学南亚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